

东南亚山地民族志

〔日〕 白鸟芳郎 编著

黄来钧 译 喻翔生 校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

译 者 说 明

这篇译文系根据《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一书的英文版本译出。为避免内容重复，译者对书中第四章的个别段落作了适当摘译。又因书中的“跋”和“结束语”与正文关联不大，故未翻译。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错误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历史研究所邹启宇、宁超和韩敬等同志对译文初稿的修改曾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译者谨致诚恳的谢意。

因译文在校对与印刷上的错误较多，现印一勘误表于后，特此说明。

译者 1980年4月

序 言

江 上 波 大

一九六七年，白鸟芳郎教授对泰国西北部各山地民族作了初步的调查。白鸟芳郎教授会同上智大学历史系组织过一次全面的考察。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四年间，曾分别进行了三次考察，这在日本的东南亚山地民族调查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白鸟芳郎教授的指导下，上智大学调查团考察了泰国西北部山区实行刀耕火种农业的诸山地民族，对瑶族和苗族居住的自然环境和村寨生活即田地、道路、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物质文化、风俗习惯和礼仪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调查团的收获极大，搜集了将近两千件有关民族学的资料、数万张照片和许多古代瑶族文书。这些成果出乎我们的预料，将为澄清考察团业已表明要明确解决的一些问题，如东南亚诸山地民族的系谱关系、迁徙路线、传统与文化的演变等，提供重要的依据。所搜集的资料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以及整个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迁徙的民族学分析和文化传播等都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搜集了不少瑶族的文献，特别是《评皇券牒》的发现。这就为从瑶族方面观察问题以深入研究瑶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对原先居住在泰国西北部的瑶族和苗族后裔的实地调查必然给我们提供一幅关于中国西南部重要的非汉民族更为精确的写照。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将进一步促进对这个地区的诸非汉民族的调查。不用说，泰国的瑶族与苗族的一些成员现居住在越南、老挝和华南各地，但对他们的民族学的研究至今尚不十分圆满。因此，上智大学调查团的这一大有作为的开端，尽管困难重重，却值得高度赞扬。

最后，研究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对了解与植物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有联系的两大问题——“照叶树林文化与绳文农耕”（*Laurel forest and Jomon—agriculture*）和“稻作农耕文化与倭人”（*rice—cultivation culture and Wajin*）将会作出重大贡献。照叶树林地带从日本本部南半部，经华中、华南的山地地带，远及泰国与缅甸的丘陵、山丘地带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的丘陵地带。在这一照叶树林地带，发展与传播着我们称之为照叶树林文化。照叶树林文化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要素，如包括栽种谷类与芋头的刀耕火种的农业、从葛藤提取淀粉的水漂白术、绢与漆的制造、用米酿酒、用乳酸发酵的米作“纳来兹西”（译音）（*nare zushi*）（似日本的寿司——译者注）等。吉良竜夫博士说，在泰国北部发现有许多山地少数民族，他们几乎所有的人，如苗族与瑶族，居住在照叶树林地带和离开他们的家园居住在照叶树林地带的外侧。（上山春平编《照叶树林文化——日本文化的深层》（*Laurel forest culture—The deep—seated of Japanese culture*, 1960年）（按：1960年有误，应为1969——译者）。这说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照叶树林地带具有密切关系。当前，专家们正在讨论东南亚照叶树林文

化与日本本部南部绳文文化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问题。他们正在考察这样的论据，如绳文中期使橡树子与日本栗子等坚果供食用的水漂白术和绳文后期及晚期进行刀耕火种种植旱稻、小米及玉蜀黍等谷类的可能性。因而，上智大学调查团对泰国的瑶、苗、阿卡、傈僳和拉祜等诸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和民族学的详细调查，予期对照叶树林文化自然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对日本绳文农耕问题也必将予以阐明。

其次，把“稻作农耕文化与倭人”和“弥生式文化的出现及其系谱”（appearance and genealogy of Yayoi-culture）说成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不过份，此问题已成为近年来积极开展讨论的课题。关于早期居住在中国东海岸的倭人的族源问题，至今尚未作过彻底研究。这主要是由于华中、华南和东南亚的非汉种族的真正起源问题至今尚未解释清楚之故。有关此次研究的各种调查表明对倭人的起源和日本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有直接或间接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因之，对上智大学调查团解答上述诸问题的重要性不能估计过高。

承蒙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团长白鸟芳郎教授的好意，我荣幸参加了该调查团，能借助调查实际接触各山地民族，并能这一重要书籍写序言而感到光荣。我不会轻易忘记泰国政府与人民的协助和各山地民族给予我们的热情欢迎。

序 论

白 鸟 芳 郎

泰国山地民族调查之探讨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我决定对泰国西北部进行民族历史调查，并独自一人前往泰国作了初步调查。首先，我拜访了身为博士的披耶·阿奴曼·拉差吞教授，征求有关研究泰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些意见。通过他向泰国各政府机关、大学和学术机构的推荐，调查的各项准备工作得以就绪。我之所以要到泰国进行调查的原因之一是在探讨南诏国问题的过程中，对泰人的古代史和民族迁徙等问题就已发生了浓厚兴趣。（参看拙著《古代泰人的历史考察》《印度支那学报》三十三卷，一九五八年第四号，西贡）。另一方面，为了重新编写华南文化史，我曾以三十多年的时间致力于研究华南种族集团的系谱。而且我把我的研究写成华南各地土著居民的分布与迁徙史，主要引用的是中国文献。（白鸟芳郎：《华南的种族结构》《日本文史论丛》第25期，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社，1966年，东京）。文献上除了记载居住在低地的其他泰人支系外，还记载了居住在山区的各种山地民族的名称，如瑶、苗、傈僳、阿卡、拉祜、克伦、拉瓦等。但只靠文献上的叙述不易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的真实情况，所以我想对他们当中不少已迁徙到泰国北部地区的种族进行调查。

诸如瑶与苗等山地民族的族源问题是难于解决的。事实上，对这一问题，尽管在外国学者中间已有不少的见解，但我们尚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圆满的解答。当我还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时，我对苗族的问题就阐明过我自己的见解（《关于苗族的种族与文化的关系》《第六届人类人种学国际研究会条例提要》，一九六〇年，第二卷283—284页，巴黎）。我的论点是，所谓苗族就是一个包括瑶民在内的种族混合集团。但在当时，这主要是基于中国文献作出的假定。证实这一假定乃是我研究的目的，也是我为何一定要对苗民不仅通过文献，而且还要通过他们的实际生活进行调查的一个理由。

在一般理论上，苗族和瑶族被看作是苗—瑶语族。但有些学者断言是藏—缅语族（如弗兰克·M·莱伯等人：《东南亚大陆之种族集团》，人类关系领域档案出版社，纽黑文，1964年）。有的认为是孟—高棉语族（南亚语系）（如H·R·戴维斯少校：《云南》，剑桥，1909年；雅洪托夫：《同源语言演变史学与汉—藏语系》，科学出版社，1964年，莫斯科）。还有的学者，如埃弗霍尔德断言瑶族属印尼语系。埃弗霍尔德教授作为研究瑶族文化的倡导者，留下了光辉著作（《华南与华东的土著文化》第一章“瑶族文化”，利登布里尔，1968年）。尽管有了这样的光辉成就，但在苗族和瑶族的种族历史研究上，仍留下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

事实上，我越对苗族和瑶族进行调查，我越感到，要对他们的具有地区变化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有系统而精确的了解是困难的。终于在最近我才感到开始了解瑶、苗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差异。

那就是，在对苗寨调查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我们的瑶族向导用拉祜语和苗族讲话。拉祜语成了山地民族社会操用的共同语言，这是有趣的事。在瑶民与苗民之间的对话中使用拉祜语的事实，说明苗与瑶之间在语言方面是有差别的，尽管他们的语言一般通称为苗—瑶语族。由于在长期历史的过程中，苗、瑶之间有着文化交流，因而我们应在他们的社会中，对于由他们的亲属关系和文化适应而形成的复杂问题加以注意，那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如何，从种族史和文化史判断，苗族和瑶族，似乎被看作是族源不同的种族。顺便说一说，在一九七二年参加东方学专家国际会议时，我有机会拜访了著名语言学家霍德里考特博士，我们对一些居住在华南和东南亚的种族集团的语言和文化进行了有趣的交谈。当时，我问及瑶语的起源，他回答说，瑶族在大约一千年前，当他们居住在广东省时，由于客家语的强烈影响而几乎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如果他的这种看法是真实的，那么在现在瑶语中自然应该找到客家语的语言因素。根据我在调查瑶族中的亲身经验，我发现瑶民操用的共同语言类似官话，而不像广东话和潮州话。如果客家话和官话有某些联系的话，那么可以说瑶语是受客家语的影响。可是在我叫瑶民读我搜集的用汉字写成的文书时，我弄明白了，他们的发音和上述广东、潮州和官话等三种地方话截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受过教育的瑶民能读、写汉字。所以我想，在他们独特的发音中要找出瑶族原先的语言因素是可能的。这又确实是了解瑶族文化本身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事实。

于是，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就对瑶族进行调查。

调查计划概要

我初步试点调查后，带着某种深刻的印象和对未来的希望回到日本。决定对泰国西北部进行历史文化调查后，立即着手全面的准备工作。在一次有比较年轻的同事出席的由历史研究学会组织的会议上，我把这次调查的目的及重要性对全体与会者作了讲解。由于全体到会者的合作，“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成立了。结果，一九六九年，由我率领的调查团得到了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授权调查的范围是：“实地综合调查研究滨河上游之山地民族与低地民族”。

第一次对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的调查是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至一九七〇年三月底。

为继续进行调查，调查团又一次得到文部省的补助金。第二次调查是由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至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由于第一次调查取得经验，第二次调查获得了很多有用的资料。

第三次调查是由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至一九七四年二月中旬，因为在其它几次的考察中获得一件珍贵的瑶族文献——《评皇券牒》，这次调查便具有重大意义。

严格地说，根据我们授权调查的范围，我们所宣布的调查对象是山地民族及低地民族。但由于时间的限制和山地民族迅速变化的情况，我们把两者都列为我们第一次调查的主要对象。

而且，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最接近华南的山区瑶族和苗族。

由于思想上有这种限制，我们决定把大部份的调查放在瑶族上，对其他种族如阿卡、拉祜、傣傩、被称为云南汉人的贺人以及在清迈府和湄萨良等地与瑶族有接触的鲁瓦(Luwa)和克伦等，只作了简短的试点调查。

调查计划批准后，调查团在泰国西北部清莱府的夜庄县建立第一个基地，然后开始调查居住在周围山区的各山地民族。

本作者之所以要选择夜庄作为基地是因为这里便于抵达周围各山地民族的村寨。

幸运的是我们在该地区进行试点调查时，在清莱结识了通索·叻玛努沙先生，在清迈认识了汶春·西沙瓦素蒂和巴色·鲁提哇尼先生，他们在这些地区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帮助，我们才能在夜庄借用汶春先生的房屋作为我们的基地。汶春先生是泰国的有名作家，他撰写过很多关于泰国北部山地民族的书籍。他对山地民族的情况十分熟悉，在我们的调查中，他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年轻时曾在日本读书，所以他能讲一些日语，甚至和我们开玩笑。他是泰国北部地区负责监督茶叶栽培的官员，后来他对山地民族发生了兴趣，他在这方面的学识是渊博的。

我邀请他参加我们的调查团。在整个考察中，我们非常感激他。这是我把基地建立在夜庄的又一个理由。我选定泰国西北部的清莱和清迈等府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是，这个地区在种族特征和文化联系方面和中国西南边沿地区密切相连。近三十年来我一直从事于研究华南和中国西南地区的种族史，然而在这一段时期内要得到一次访华的机会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极为困难的。所以我把选择调查研究泰国西北部的山地民族及其文化作为对中国西南边沿地区山地民族研究的延伸。

事实上，位于夜庄北面约三十公里的夜柿县与缅甸掸邦的大其力村隔国界夜柿河相望。夜柿河向东流至离夜庄约四十公里的兰那泰王国的古城昌盛（景线），昌盛城隔濶公河与老挝分界。

如果我们继续穿过老挝和掸邦，我们就能抵达大约在八十或一百公里开外的中国的云南省。

于是，在这一山区找到了来自中国西南的云南、广西等省和越南的东京县的各种山地民族。他们取道高原或从缅甸山区沿科克河或滨河上游进入泰国。

例如，居住在华南的湖南、广东、广西和贵州等省广大地区的苗族和瑶族，迁徙到云南地区各地。藏缅语族，阿卡、傈僳、拉祜或么社从西藏高原东部南下路经四川和云南省而定居在泰国西北部这一带山区。

另一方面，在这一地区还有着许多来自云南的不同泰族集团，如所谓的泐（Lu）和泰泐。他们从前在云南建立过土侯国“西双版纳”（十二千田），即“广阔的国土”之意，其首府为景洪，汉人称之为“车里”，这里的山地民族操用老挝方言。而另一操泰语的，由上缅甸掸邦的一个邦迁徙而来的掸族，即为人们所知的泰耶（Thai yai），即“大泰”之意。

泰雅（Thai ya）在云南称为摆夷（paii）。

泰柯（Thai Kern）由缅甸掸邦所属的一个地区迁徙而来，等等。

于是，各式各样的泰人要从他们的名字和风俗习惯来区别。

这些迁徙而来的种族建立起他们的村寨，并和当时居住在泰国西北部的人民有了接触。

“功勛”（Kon muang）又称泰延（Thai yuan）（或庸那迦—Y nək）。他们是云南泰人的后裔兰那泰王国的居民，而泰延地区包括现在的清迈、清莱、南奔、南邦、夜丰颂、帕府和难府等府。正如众所周知，统治过泰国西北部的兰那泰王国曾由昌盛迁都清莱，后来迁至清迈。

从此以后这个独立王国被阿瑜陀耶和曼谷王朝所并吞，但他们操用的方言和泰国中部的却不相同。

除了泰人的混杂血统外，还有许多移入这一地区的云南人，泰人称他们为贺人。他们区别于华侨和侨居国外加入了泰国国籍并和上述各山地民族或多或少有接触的中国商人。贺人已和各山地民族结成一体，他们把平坝地区的产品带给各山地民族，并向各山地民族购买鸦片和其它产品，所以他们是职业商人。这就是我们对各山地民族和平坝地区居民之间联系的情况进行探查时所得出的结论。为了与这一目的相一致，在第一次野外工作中，我们到“民族研究会”和各有关部门搜集资料，我们也在曼谷内务部山地民族科和清迈的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工作过。最后，我们乘吉普车动身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清莱府的夜庄县。我们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以来就已作好准备。我们途中在达府的么社山（Doi Musu）和清迈府的清老作过逗留，并沿路对黑么社（拉祜那——Lahuna）、傈僳、苗来（Meo Lai）和其它一些山寨进行了一些调查。我们远达缅甸边界的夜沙良（Mae Sarieng），对分布于该地区的克伦族鲁瓦入（Luwa）作了一般的调查。我们于十二月初（应为中旬，译者注）到达夜庄，而后调查团集中力量对清莱府夜庄县帕莱（phāIae）瑶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此外，我们借此机会又对附近一些瑶寨和苗、傣、拉祜、贺、泰、勃和掸族等山寨进行了考察。

我们想搜集有关各种族之间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必要资料。

调查对象及其项目

我调查团第一次和第二次调查计划的对象如下：

a) 山地民族史

各山地民族的分布与血统，迁徙路线与种族系谱，起源神话，口头传说与文献的搜集。

b) 宗教与礼仪

各山地民族的崇拜对象，土著宗教的形式与精灵崇拜的融合，个人与团体的宗教与礼仪组织，神话传说和有关世界观问题。

c) 社会结构

家族的构成，亲属的名称，亲族的体系，村的组织，婚姻制度，土地财产制度，法律与风俗以及政权结构。

d) 经济形态与技术

山地民族（刀耕火种）与平坝地区居民（稻田栽种）之间生活方式的交流接触。

以上是我们一般调查的四个主要项目，特别是在第一次调查中，我们全力集中在瑶族上。在第二次调查中，我们则倾全力于苗族。我调查上述两个种族的理由就是我要对瑶与苗进行比较研究。但结果，在瑶与苗之间种族关系的问题上，我不能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答，尽管我相信苗民告诉我们的关于瑶与苗之间有婚姻关系和兄弟关系等事实的口头传说。如上所说，在瑶与苗之间种族关系的研究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现在至少我认为这两个种族的族源是不相同的。

在上述调查过程中，我们也调查了其他邻近的山地民族，如傣、阿卡、拉祜等，并研究了这些山地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实际情况。

调查的地区与种族

根据上述调查的对象，我们调查的地区如下：

第一次调查

1969年11月19日：到达曼谷，拜访了“民族研究学会”、内务部、边防巡警署和移民局，一切公务程序进行完毕。

1969年12月3日：调查了达府班胡永（Ban Huh Yoong）么社山（Doi Mussur）么社杜（黑拉祜）（Mussur Dum）山寨。

1969年12月5日：调查了清迈府班会拉（Ban Huey Hla）斯戈克伦（Sgaw Karien）

山寨。

1969年12月7日：调查了清迈府荷县班包奎(Ban Bor Luag)和班公罗(Ban Kung Loy)等地的拉瓦山寨，并访问了清迈府夜沙良县的斯戈克伦和波克伦族(pwo Karen)居民。

1969年12月8日：调查了苗来、瑶、么社、傣傣等民族，并访问了在清迈府清老县的一个么社族与傣傣族混居的山寨。特别是在这个混居的山寨，所有的人都皈依基督教。看到么社族使用仰光浸礼会出版和译成么社语的圣经，真是别有风趣。我们还在清迈城访问了“民族研究中心”。

1969年12月12日：在清莱府夜庄县建立基地，并拜会了清莱府府尹。

1969年12月15日：在班廊温(Ban Nong Weng)瑶寨开始野外调查，搜集了许多瑶族文献，并在夜庄县调查了乔帕克(Chor qar Ker)阿卡山寨。

1969年12月16日：在夜庄县拜访了“山地民族监督署”(Nikhorm office)，并在帕莱瑶寨开始调查。

1969年12月17日：访问了夜庄县班色猜(Ban Saen Chai)和班阿鲁(Ban Aloon)两个阿卡山寨。

1969年12月19日：调查了清莱府堆吞区(Doi Toong)的几个阿卡和么社山寨。

1969年12月22日：对帕莱瑶寨开始逐户调查，并参加了婚礼以调查该村寨瑶族之结婚仪式。

1969年12月26日：在夜猜县(Mae Chai)调查了四个瑶寨：班帕普洛(Ban Parn & Pooloe)、班差良(Ban Chongreng)、班会萨(Ban Hueg Sarn)和班帕丹(Ban Pha Deng)，在班会萨获知有关瑶族特许状《评皇券牒》的情况。

1969年12月29日：返回夜庄基地。

1970年1月1日：到班会当(Ban Hueg Tang)寨，参加隆重的“祖先崇拜祭礼”以进行调查，并在该寨搜集了大量用汉文书写的瑶族文献。

1970年1月5日：根据在班会萨山寨获悉关于《评皇券牒》的情况，我们访问了片堪县班梅罗棉(Ban Mai Ro-myen)瑶寨以寻求瑶民特许状。

1970年1月6日：终于在班梅罗棉村寨找到真正的瑶民特许状，将其手抄下来，并拍摄了许多其它瑶民文献。

1970年1月8日：访问清迈，休息一天后又拜访了“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旺纳·鲁鲁克萨斯里。

1970年1月15日：返回帕莱瑶寨，又开始对瑶寨进行深入调查。

1970年1月24日：访问班通巴堪(Ban Tom Pa-kem)瑶寨。

1970年1月29日：再度调查帕莱山寨。

1970年2月3日：开始调查博锡良(Borsilam)瑶寨。

1970年2月5日：又返回帕莱山寨调查瑶寨实际情况，搜集瑶民文献、农具及文物。

1970年2月8日：开始长途旅行到缅甸边界的班夜乔白苗山寨调查，在途中访问调查了班会欣达(Ban Huey Hin Taek)山寨。

1970年2月9日：在此次旅行中，我们在班阿莱(Ban Alae)、会洪(Hueg Hyong)、

班潘海 (Ban Pong Hai) 和班会卡 (Ban Huey Ka) 等阿卡山寨逗留。

1970年2月10日：访问华夜堪 (Hua Mae Kam) 傣傣山寨，为前去和返回班夜乔苗寨，我们在此逗留数日。

1970年2月11日：返回夜庄基地。

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次调查的进程。

第二次调查

第二次调查进程如下：

1971年11月3日——11月23日：第一次调查后，我们开始调查博锡良和帕莱瑶寨。

1971年11月24日——12月7日：在咏巴宝县调查班堆莫 (Ban Doi Mok)、班夜达拉 (Ban Mae Tara) 和班会赛 (Ban Huey Sai) 三个白苗寨。

1971年12月12日—12月23日：再度调查位于泰缅边界泰境之班夜乔白苗寨。

1972年1月6日—1月13日：为了对白苗与青苗之间的关系和上述两苗与瑶之间的关系作比较研究，我们在清迈府调查了班夜通 (Ban Mae Tho) 青苗寨。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考察了班达 (Ban Daong) 和班雅 (Ban Yaek) (翁拜内 Um Pai Noi) 等拉瓦村寨。

1972年1月15日—1月30日：再度调查帕莱和老锡普 (Lao Sip) 瑶寨。

以上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调查的全部进程。

集中调查瑶族的回顾

我们的几次调查主要是针对瑶族与苗族。泰国西北部的瑶族大多数居住在清莱、难府和清迈等府。根据泰国政府最近的统计，瑶族的总人口约有一万六千人。然而，近年来由于许多瑶民通过老挝边界迁入泰国境内，人口在不断增长。他们大多数居住在清莱府高地上。最近有消息指出，瑶寨的数目总共有七十多个。据说大多数瑶民在四十年前由老挝迁入泰国。为了调查，调查团选择了以下一些瑶寨：夜庄县的帕莱；位于老挝边界昌堪县的会当 (Hueg Tang)、老锡普 (Lao Sip)、通巴堪 (Tong pal Kaem)、廊温 (Nong Weng) 和梅罗棉 (Mai Romien)；夜庄县的差良 (Chong-rieng)、会桑 (Hueg San)、帕达 (pha Daeng) 和潘普尔 (Panpule) 以及敖县的博锡良 (Borsiliam)。

首先，调查团把力量集中在夜庄县的帕莱和敖县的博锡良。

帕莱瑶寨的调查

我们选择最先调查帕莱有两个原因。一是帕莱是我在一九六七年进行初步调查时，我和向导汶春先生第一个访问的地方。第二，别名叫老八的李进贵先生是帕莱寨有名望的大祭司兼村寨的头人，他作为调查团的成员和我们合作。

在瑶族社会里，一个寨子通常有两个头目，一个是头人，另一个是主持神灵崇拜祭祀的祭司叫做“设鬼” (Ship Mien)。

作为一个被推选为头人的人，他必须富裕，以便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寨民。身为祭司者，他必须具有适应工作的才能和特点，並要学习各种礼仪。

瑶族叫做小设鬼(Ship Mien Tam)(或泰语叫 mppinoi)的见习祭司必须在设鬼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他们作为瑶族宗教仪式的侍从，协助设鬼进行工作。他们必须熟练背诵和誊写用汉文写成的咒文书籍，并懂得诸如祖先祭拜、婚礼和丧礼等一切仪式。因此，只有极少数合适的见习祭司才能获得设鬼的祭司头衔。

在本书第四章，讲到瑶族中神灵崇拜论者。万物神灵论的祭司有两个等级，司仪时根据其等级高低而付给薪金。和我建立起亲密友谊的李进贵确实是一位称之为设鬼的大祭司，他不仅在泰国境内各瑶寨里享有盛名，而且他的名声也传到远离边界的老挝各个瑶寨。

我们对各山地民族的调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应该大大归功于这位大祭司李进贵的帮助。如上所述，每个瑶寨都有两个头目，一个是头人，另一个是名为设鬼的祭司。头人只能在本寨行使其职权，而祭司的权力则可以扩展到其它村寨。不用说，分布在这些广阔的高山上的各个瑶寨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种族关系。

首先调查团选定了帕莱，通过逐户调查，考察该瑶寨的实际情况。帕莱位于我们的夜庄活动基地西北约二十八公里处，乘坐吉普车大约需时四十分钟。所以我们每天来回乘吉普车进行调查。

帕莱所在的地区，常被人们称之为“夜宋”(Mae Salong)。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位于湄公河的支流夜宋河开始流入冲积平原的一个山麓。帕莱海拔约四百公尺，地处通往内地的门户，又是从西北高地前往老挝边界地区通道的起点。它並且位于山路的十字路口。苗族和拉瓦族曾一度居住在帕莱。据一九六九年报道，瑶族约在二十三、四年前迁徙到这里，他们的旧居在湄公河对岸老挝境内的班会赛(Ban Hueg Sai)附近。

一九六四年，泰国政府在帕莱附近约两公里处设立了“山地民族福利中心”，泰语称“Nikhom”(“山地民族福利中心”即“山地民族监督署”——译者注)。该机构的政府官员负责监督夜庄地区的瑶、苗、阿卡、拉祜和傈僳等山地民族。泰国政府一向注意各山地民族的发展，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农业和技术方面。事实上，泰国及其邻国之间目前的政治形势有利于促进边界各山地民族迅速的发展。泰国政府通过“山地民族福利中心”与这些山地民族保持联系，并且一直在尽一切努力管理这些地区。例如，在泰国西北部的清莱，政府认真着手管理当地事务已十年有余。这和我们最初调查该地区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方面，我们有时帮助“山地民族福利中心”的官员，和他们共同使用我们搜集到的有关各山地民族的资料。如我们前面所述，帕莱是最靠近“福利中心”的一个寨子，这里的一些瑶族头目，如头人老律和付头目兼宗教头目老六(前面说的老八——译者注)被指定为助理官员。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民办事，而且还和远离帕莱偏僻地区的山民接触。在一九六七年汶春先生和我首次访问帕莱时，我们坐了半天牛车从夜庄到“福利中心”，又步行两公里穿过丛林才到达目的地。路上，我们遇到很多瑶族姑娘(当我们发现她们时，她们就消失在树后)。我们偶尔遇到阿卡人，他们非常好奇地盯着我们。这次旅行的印象我永不会忘记。可是两年后，当我带队第一次到这些寨子调查时，使我们惊讶的是，道路已修得好多了，我们能乘吉普车从夜庄一直到达帕莱。我们第一次和第二

次到夜乔白苗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第一次，我们一行二十四头骡子，包括苦力和翻译在内一共三十人。穿过了山谷和沼泽地，我们沿着长满灌木丛的陡峭山路继续前进。夜色降临，我们就在掸寨附近或者在傈傈族或阿卡族处投宿。运气好时，我们可以住在屋内，但在其它夜晚，我们只得紧靠篝火露宿，钻在睡袋里望着上面闪闪发光的星星。就这样，我们三夜四昼的艰苦旅行终于把我们带到目的地——夜乔白苗寨。最痛苦的一次经历是在一次突然的暴风雨里，浑身湿透，几乎冻死。最后我们设法在一阿卡人的篾帽下蔽身。一年后，当我们再访问此地时，我们看见公共汽车按时开到白苗寨附近山麓的班会欣达掸寨。

如上面所述，泰国政府近年来煞费苦心治理各山地民族和边区，终于使这个国家公路交通得到发展。许多沿山岭连接大村寨的山路现已加宽，足够吉普车通行。

这样，泰国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影响逐渐渗入到曾经一度隔绝的各个山地民族之中。他们有史以来就是基于刀耕火种式耕作的迁徙民族。如果他们继续按照这种方式耕种下去，那么泰国西北大部份丛林地带终究要化为灰烬。因此，泰国政府禁止各山地民族迁移，命令他们在规定的地区定居下来。

显然，山地民族迟早会抛开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永久定居下来。事实上，刀耕火种式耕作在泰国现已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由于人口不断增长，可供这种耕种方式的所有土地实际上已耗尽。

在这样情况下，看来各山地民族唯一的生活方式只有和居住在低地的其他泰国居民接触，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定居下来。然而，他们日常生活的改变，在各山地民族和平坝地区居民之间又引起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新问题。所以我们对夜庄的帕莱的调查对这两种文化的比较是极其有意义的。如前面所述，帕莱是通往各山地民族村寨的入口。各种货物用汽车由低地运往帕莱，而且每天不断增加。在满足当地瑶民的需要后，其余的货物用骡马驮往尚未通汽车的边远山寨。反过来，边远地区的产品在帕莱入口处附近的广场小街子上售卖或交换。如今，通常使用现金交易，但以物易物的旧习惯仍然存在。我们调查团的成员经常看到用小包东西代替找钱。

第一章 瑶族种族史调查

白鸟芳郎

博锡良瑶寨的调查

笔者的兴趣集中在以中国西南及华南瑶族与苗族的历史和最早起源为背景的瑶苗迁移路线。

研究中国古代文献未能澄清可能的迁移路线问题。如今，有的瑶民，他们移入泰国时携带着有关他们先辈的确切资料。但他们很多人只记得他们的父辈与祖父辈居住的地方和知道居住在老挝和越南邻近地区的同族居民。

在对博锡良瑶寨两户的逐户调查中，笔者找到有关他们的迁移和他们的山寨形成的资料。实际上，在博锡良山寨形成之前，夜盘山寨（Mae Peng）有十八户瑶民。夜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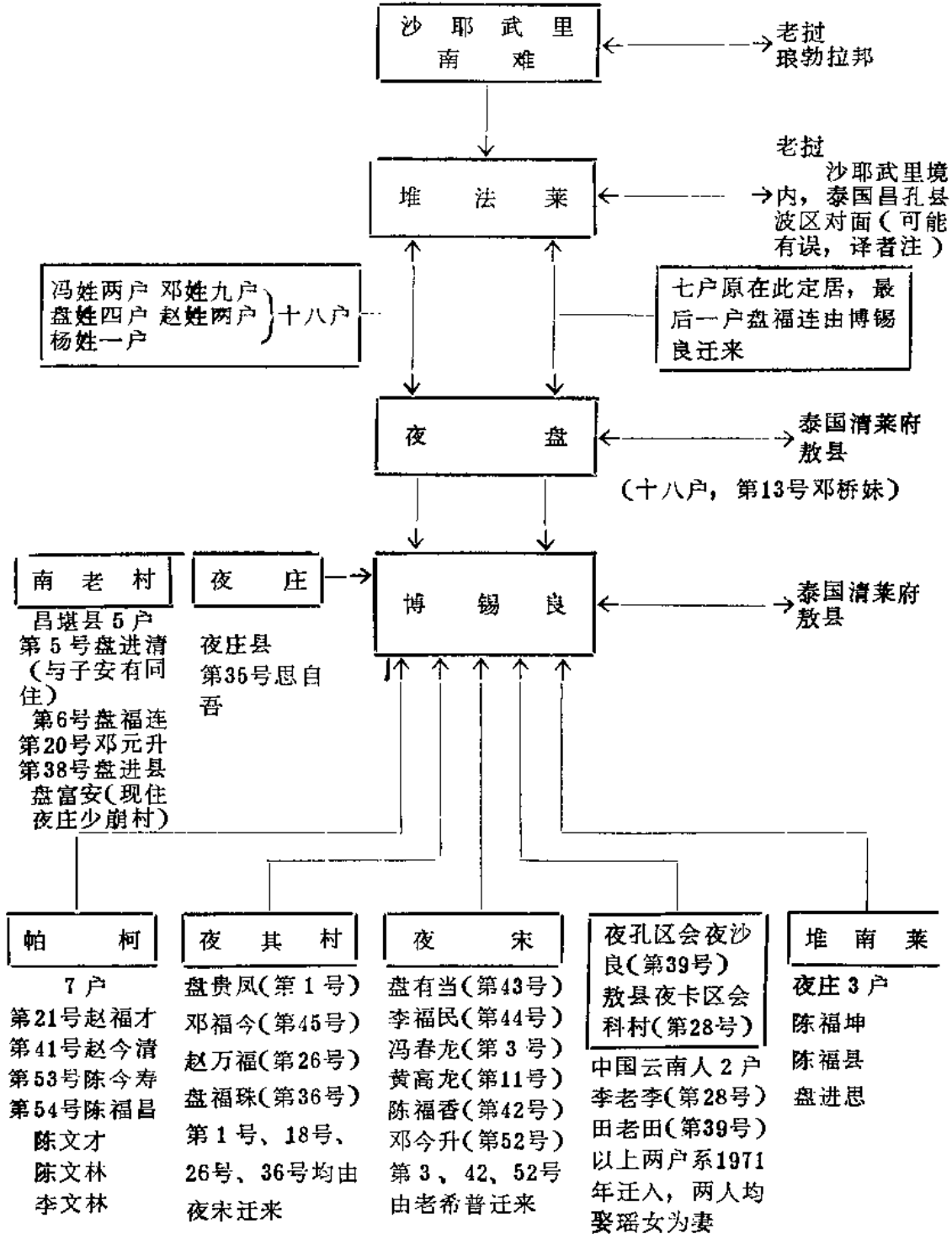
寨位于博锡良山寨以南，步行约四小时之遥。十八户中有十户由堆法莱 (Doi Phalae) (在泰国昌孔Chiang Kong县波寨Por 对面老挝境内沙耶武里) (可能有误，译者注) 迁至夜盘山寨。七户先在夜盘定居，其余十户两年后才来。最后一户是由博锡良迁至夜盘的盘福连，他是博锡良山寨现头人盘贵凤的养子。盘福连在夜盘只居住了六个月。夜盘十八户瑶民的姓氏分别是两冯、九邓、四盘、两赵和一扬。在他们迁入此地时，夜盘是一无人居住的密林地区。据博锡良山寨的拓荒者之一邓有寿说：他们从其他瑶民得知博锡良没有可耕之地，但附近却有耕地。因此，邓福寿、盘承贵陪同邓有寿到博锡良买罌粟之前作了一翻初步调查。但和他们说的相反，博锡良那年由于虫害而失收。因为他们找不到其它耕地，不得已只好呆在那里。据邓有寿说，在到堆法莱之前，他们居住在老挝琅勃拉邦附近沙耶武里县的南难 (Nam Nam)，在这以前的一切他都记忆不清了。

户主姓名一览表

1 盘贵凤	2 邓戈林	3 冯春龙	4 罗元戈	5 盘有安	6 盘福连
7 盘赖富	8 邓戈进	9 冯春连	10 盘福龙	11 黄高龙	12 赵高富
13 邓桥妹	14 邓今卅	15 邓元卅	16 赵今府	17 邓戈珠	18 邓福坤
19 空 屋	20 邓元升	21 赵福戈	22 冯老三文	23 冯戈兴	24 盘老三香
25 盘老三福	26 赵万福	27 冯老四福	28 李老李	29 冯耐贵	30 邓高林
31 邓承昌	32 邓老五银	33 欠 番	34 冯春进	35 思自吾	36 盘福珠
37 邓今元	38 盘进县	39 田老田	40 盘老三福	41 赵今清	42 陈福香
43 盘有当	44 李福明	45 赵福今	46 赵老八清	47 赵有珠	48 陈高昌
49 盘老五当	50 陈妹蒙安	51 赵龙进	52 邓今升	53 陈今春	54 陈福昌
55 陈福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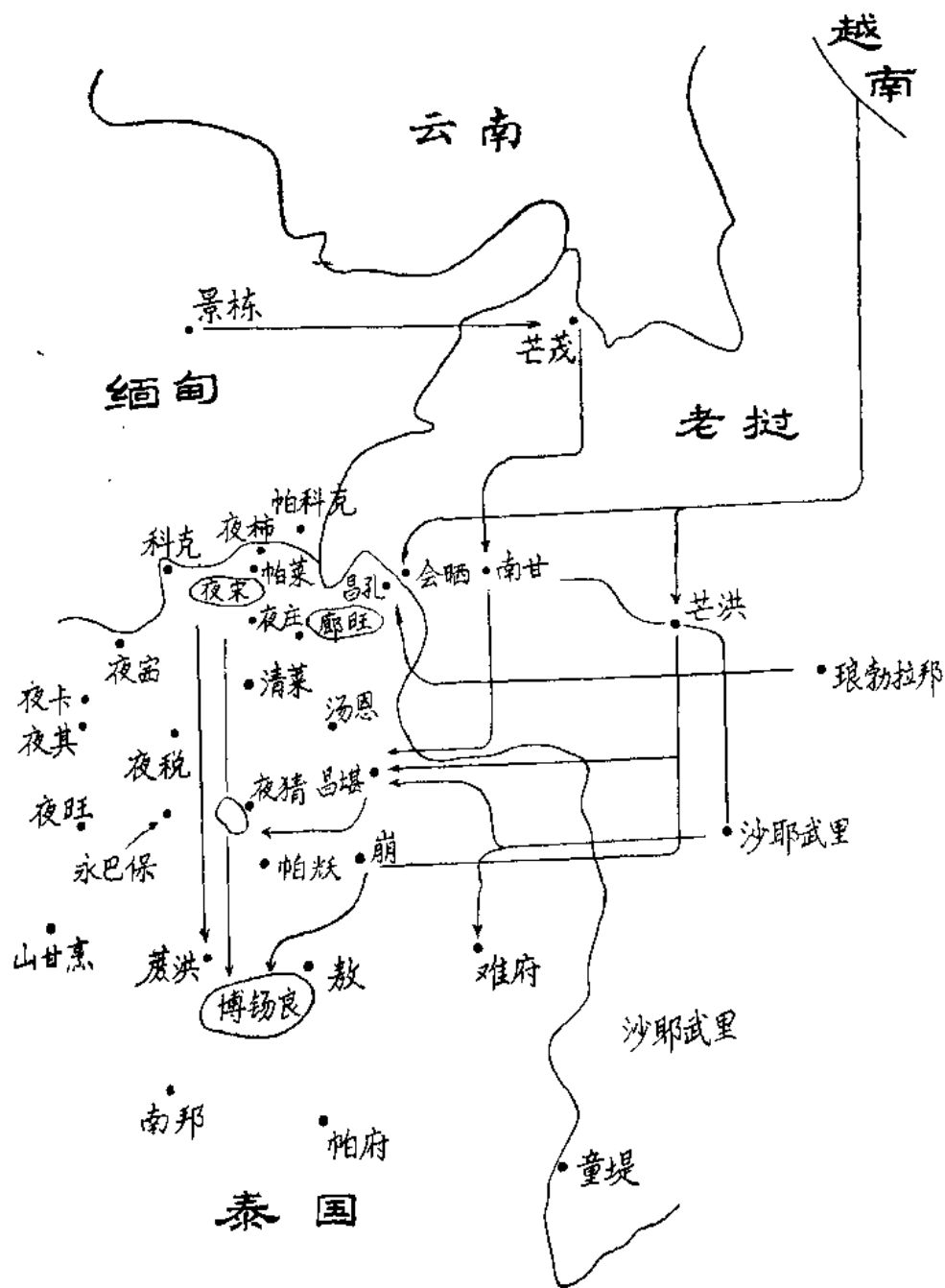
于是，笔者对博锡良瑶寨的形成问题作了逐户调查，并根据每户的口述画了一张略图。略图表明博锡良瑶寨形成初期移民的生活经历并显示瑶民建寨过程的典型样式。

博锡良山寨形成初期迁移者来历示意图



从逐户调查中所获知的瑶族迁移经过的路线不仅和博锡良山寨的形成，而且也和居住在泰国北部各处的其它瑶寨的迁移路线有着联系。根据这样一些资料，笔者又画了一略图。如图所示，很清楚，现在居住泰北部的瑶民几乎都是从老挝地区迁徙而来。

泰国西北部瑶族迁移路线图



其次，在逐户调查中获得物件资料部份将在下文说明。

七十岁盘进清的生活经历

盘进清是盘有安(第五号)的父亲，和他儿子盘有安住在一起。进清出生于靠近老挝的昌堪县皮堪区(pik-kam)(或其力堪Chelikam)南通村(Namtom)的吞考(Doikao)(或库Kwɔn)。在他出生一个月时，他的全家就迁移到难府磨县(Pua)会希雅村(Hueg Hiya)的吞窝(Doiwao)，并在吞窝住了十二年。他又从吞窝移到难府金县(Kim)南拉村(Nam Lak)，在这里住了十七年。后来又从南拉村迁到老挝沙耶武里省科厄县(muang kork)* (或肯帕卡Kanphakark)的普清(Puchieng) (Puchaieng为“象山”之意)。在这里住了五年之后又从普清迁移到昌堪县其力堪区南通村的会里村(Haey Lek)。在这里住了十年后又迁到会里村附近的南老村(NamLao)，在这里住了十一年。南老村距离他的出生地只有两小时步行的路程。接着，十年前他又迁到博锡良，并居住到现在。*2

注一：“孟”(muang)是“孔”(kon)的同义词。“孟”是泰语。“孔”或“科”(kok)是瑶语，可以认为“孔”是泰语“县”(Amphoe)之意。

注二：盘进清的迁移路线：

南通村(昌堪县)——会希雅村(难府磨县)——南拉村(难府金县)——普清(沙耶武里省科厄县)——会里村(昌堪县)——南老村(昌堪县)——博锡良(南邦府敖县)

这位老人盘进清在现头人盘贵凤之后一年迁到博锡良。当时博锡良山寨有八户人家。包括进清家在内有五户是由昌堪县南老村迁移到博锡良。这五户是：

- 1，盘进清(第五号)，和他的儿子盘有安同住
- 2，盘福连(第六号)
- 3，邓元升(第20号)
- 4，盘进县(第38号)
- 5，盘富安，清莱府夜庄县磅内区(Pong Noi)索逢村(Sobon)的一单身汉。

盘进清的家庭组织如下：

盘进清和他的第一个妻子盘妹府为同姓婚，婚前同姓盘，婚后生三男一女。

长子：盘有安(第5号)

次子：盘有思(第5号住在他哥哥盘有安家。)

三子：盘有文。

一个女儿：盘妹耐清。

长子和次子迁移到博锡良，现住在盘有安(第5)家。三子有文和女儿妹耐清现住敖县会科村(Hnyk rk)。

盘进清的第一个妻子盘妹府死于普清村。

盘进清的第二个妻子赵妹满贵是昌堪县会里村人，未生子女，死于南老村。

盘进清的第三个妻子邓妹七朝，生一子一女。

儿子：盘(老)高清。

女儿：盘妹客清，年十六岁。

他俩和进清一起住在他俩的异母大哥盘有安(第5号)家。进清偶然和盘赖当的母亲妹换升同居，住在盘赖当家(第7号)。进清的第三个妻子邓妹七朝也死于南老村。

盘进清和第一个妻子生的长子：

盘有安(第5号)，年约四十二岁。

盘有安的第一个妻子：

罗妹戈，生于沙耶武里省科厄县(Korn)堆普清(Doi Pu Chiang)，有两儿两女。罗妹戈在博锡良没有亲戚，死于此地。

盘有安现与他的第二个妻子李妹欠福同住第5号。李妹欠福是夜庄县朋法罗村(Fan Phro)人。

盘进清和第一个妻子生的次子：盘有思，现住第5号。

盘有思的妻盘妹换思，和盘有思生有一个九岁的儿子盘(老)高思。她是难府童仓县(Tung Chiang) (“童仓”意为大象之源)其力堪区南皮村(Nampik)人。

盘进清和第一个妻子生的三子：

盘有文，现住敖县会科村。

盘有文的妻子邓妹妃扇，和盘有思的妻子盘妹换思是同一个地方的人。盘有文和邓妹妃扇两夫妇有一儿一女两个婴儿。

盘进清和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盘妹耐清，嫁给赵戈仙。赵戈仙由老挝迁移而来，现住会科村。以上就是盘进清及其长子盘有安的生活经历和家庭组织情况。

盘赖当，别名盘福城，年二十七岁(1971年11月)(第7号)，盘赖当的父亲盘文当二十年前去世。盘赖当的母亲盘妹换升，年六十八岁(1971年11月)，系难府磨县*南库旺村(Namkuwan)人，在会桑村(Hueysan)和盘文当结婚。会桑村位于老挝琅勃拉邦省附近。盘妹换升是文当的第二个妻子，十四岁时结婚，生育十二个孩子。其中八个孩子死去，只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活着。两个儿子现住在博锡良。盘妹换升的四个孩子如下：

长子盘福连(第6号)。

次子罗元戈(第4号)，从他妻子姓。

三子盘安欠(别名盘福今)，现住难府南皮村。

女儿妹欠堂，年三十六岁。

*注：磨县的另一名称是博恩(Born)，表示“火”的意思。磨县地区出产岩盐，位于老挝边界班博琅(Ban Bor Luang)附近。

妹欠堂生有四个孩子。长子客欠，十七岁时迁移到博锡良山寨。现住在邓福今家(博锡良山寨外的夜其Maekie分村)。客欠要娶邓福今之女为妻，但遭拒绝。妹欠堂之女妹昧欠现年九岁。客欠和妹昧欠在妹欠离婚后成了无父亲的儿童，这样的儿童在瑶族社会里并不少见。妹昧欠现住在盘赖当家(第7号)。

盘妹换升的丈夫盘文当二十年前去世，他生于难府磨县柯布村(Bankob)*。老妇人盘妹换升由昌堪县李村(Lee)迁至博锡良。她说，在昌堪由于人口增长她不能得到